

从陈虬给汪康年四通信札说起

■林良爽



汪康年



陈虬

派代表人物，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参与者、支持者。这是俩人交游的根本原因。

从书信看二人交往

陈虬与汪康年是如何产生关联的呢？从陈虬给汪康年的信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陈虬给汪康年第一封信，写于一八九七年农历四月十四日。书信内容如下：

穰卿仁兄同年大人执事：

贵报二十六册共七十册已收到。

敝《学堂报》已出四册，近那都甚风行。初本参用活字，现全改木刻。拟午节后四出远售，当呈大教，彼时还望大力广销！

前贵报中有《不缠足会章程》，详确深至，条理秩然。此举若行，足挽中国二千年来弱习，钦佩无似！弟前知有弛女足议，不过同志数人略定约章，就地制宜，未能广行。而同院池君次滂以“弛女足”三字不如“戒缠足”之名义较广。盖弛之云者，弛者自弛，尚少觉悟之义，而戒则并未入会者皆可风劝，池君之言颇是也。贵会俟颁到定章，同人当可从入。鄙意贵章中小分会似可酌裁，每省设一总会，各府州县但设分会，即系以府、州、县之名，使人无称名不足之意。分会以五十人为一籍，不满五十者可附于邻近会中，俟满数另行分会。又助贐百金即推为主会，似宜稍变。主会非空名，必求其能办实事，倘有不解事富豪，孤注百金，恐难堪此名实。且恐有才能者不免诿伍之嫌，似可另列捐贐一章，俾无将就滥主之诮！又他日所有利益，惟会中得沾利益，尊意不过为目下集贐起见，而于公理未免有碍。既就集贐论，若仅仅以会中人得沾利益，则他日于女学、医院、报馆诸举，终恐有窒碍难行之处！可否当云：“届时当分别在会、不在会，定章酌办，略为通融。”区区之见，百无切当，幸转达贵会诸公裁之！

此达，即叩大安

年小弟陈虬顿首
四月十四日

陈虬与汪康年同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所以在信中，陈虬称汪康年为“穰卿仁兄同年”，落款则谦称“年小弟”。

信中的“贵报”，是指《时务报》。1896年8月9日，汪康年受张之洞委托，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并担任总理一职，聘请梁启超为主笔。该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积极宣传改良救国思想，是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重要刊物。“《学堂报》”，指的是《利济学堂报》，这是陈虬创办的报刊。1896年冬，陈虬在温州郡城府前街创办利济学堂报馆，于1897年1月20日（大寒）正式出版发行《利济学堂报》第一期。该报为木版刻印本，为半月刊，一年出版二十四期，以二十四节气日为出刊日。《利济学堂报》虽是中医学堂的报刊，但其内容远远超出了中医学的范畴，是一份将学术与时政相结合的刊物。

改良思潮的南北呼应

陈虬在给汪康年的第二封信中，提到了办报的宗旨：

穰卿仁兄同年大人执事：

贵报、《湘学报》并致池君函领悉。敝报改刻已出四册，敬寄奉三十分（注：份，下同）。宗旨虽出于医，而推广义类，针起聋瞽

之意，猥与贵报变法、论学相与经纬。敢援《湘报》之例，附骥贵报，希借畅销，亦群义之一端也。

地图股金已代招集八分，月杪当可收齐付邮。

手此，肃请慕安

年愚弟陈虬顿首
五月十九日

1885年，陈虬、陈黻宸、陈葆善、何迪启等为推行维新主张创办了新式中医学堂——利济医学堂。利济医学堂是他采用西方办学制度改革我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一个尝试。

作为清末浙江著名的改良主义代表人物陈虬，他的思想超前、活跃，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力图改良社会。1892年，陈虬就撰写了《求强十六策·弛女足》：“宜严禁裹足，又设女学以拔取其才，分等录用，此自强之道也。且以中国丁口约五万万，今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他对封建社会妇女缠足进行的改良要比梁启超提出的要早得多。所以，他在信中对《时务报》刊发的《不缠足会章程》非常推崇，并就如何办好“不缠足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陈虬除创办《利济学堂报》外，还参与创办《经世报》。《经世报》1897年7月在杭州创刊，陈虬与宋恕、章太炎受聘为撰述。陈虬借在杭州办报的机会，在《经世报》馆外增设杭州《利济学堂报》分馆，以扩大学报的影响力。

从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陈虬当时大力支持汪康年的《时务报》，尽力在浙江、温州等地销售，也希望借助上海《时务报》的销售网络大平台，来扩大《利济学堂报》销售范围。

维新报刊的集体困境

从同年八月十二日和第二年的正月廿日两封信中，我们还了解到当时办报的艰难，陈虬尤其感叹报刊销售之难。

穰卿仁兄同年大人如握：

得书愧甚！敝报本借同院之力始成，当时风气未开，竟能代销贵报至七十五分者，亦恃同院一味硬派而已。去腊收洋仅得四十七元，本年各报风起，兼以敝报端节收数通盘勾扯，不及十分之二。中秋皆在杭垣，更不必论矣。同院昨得十分之说，喷有烦言，辞气失慎，容或未免，适弟缘事回瑞，竟未寓目也。恕恕！

万金之举，全恃天幸，原不专借二三友好。幸各勉尽心力而已！多寡成败，非所计也。现附上敝报第七期三十分并书单一纸，下次望即并赐为荷！

率书手布，即请

撰安不一

年小弟陈虬顿首
丁酉八月十二日泐

穰卿仁兄同年大人惠鉴：

接大教，敬悉。

贵报七十分，去岁实销三十五分，而报资颇多未收，俟齐即缴。

敝《学堂报》分售有二千分之多，实销仅减半，而收数竟不及四成，并寄售各报亦在内，利源有限，挹注太多。敝院去岁亏折竟至数千金，想贵报外无一报不折本也。

存报，俟弟入都便沪时即缴，特覆。即贺

年禧

年小弟陈虬顿首
正月廿日

正因这样，《利济学堂报》办刊不到一年就停刊，只出刊18期。而汪康年等创办的《时务报》，1898年7月，光绪帝谕令改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汪康年拒绝交接，同年8月8日《时务报》终刊，共出69册。8月17日，汪康年将其改办为《昌言报》，另行出版，也于当年11月停刊。此外，汪康年还创办了《时务日报》（后改名为《中外日报》）等报刊。

从《时务报》到《利济学堂报》，从戒缠足会到农学会，两人在办报、启蒙、改良社会的诸多领域相互呼应，由同年而结为同道。四通信札所记，多为实务往来——销报、筹款、商榷章程——却足以照见两位改良派士人在历史转折处的探索与坚持。信笺虽短，余响未绝。



扫一扫，看详情

如果，孙诒让中了进士……

■宋维远



孙诒让

笔者的朋友中，若有人看到或听到拙文这个荒唐的标题，肯定以为笔者的脑子进水了。且慢，容我们先扳着手指数一数，吾瑞从两宋至今的著名先贤中，有人投身庙堂、普惠全国，有人深耕乡邦、造福桑梓，还有人身兼二者、进退皆以济世为怀。读罢这些故事，你或许会觉得拙文标题的“如果”，有一些值得思考的缘由——无论他们走的是哪条路，功绩都一样山高水长！

一

先说投身庙堂者。

投身庙堂，指士子们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进士前列的名次，历经翰林院深造和中央及地方行政的实际历练后（或通过其他渠道），进入中央政权的层面，根据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建立普惠全国、影响后世的功绩。

吾瑞历史上这一类乡贤不乏其人，如两宋交替之际的许景衡。

许景衡于北宋元祐九年（1094）进士及第，历官至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建炎元年，高宗即位八日便召他复职，他先后提出减免江浙赋税、增补尚书省和枢密院副长官以制衡权奸专权、力保宗泽续任东京留守等与国家命运攸关的大计，终因斥责奸相被罢官，忧愤成疾，卒于赴杭途中，一生尽付朝廷。

此外，吾瑞还有为忠于当时皇帝惠帝朱允炆、反对燕王朱棣夺位而被斩杀、夷三族的卓敬，还有随明英宗朱祁镇亲征蒙古瓦剌部、在土木堡之变中死难的黄养正（官中书舍人）。

这一类士绅，虽功在天下，却因常年在外，直接为家乡所做之事不多，也容易被后人淡忘。

二

再说深耕乡邦者。

深耕乡邦，指吾瑞历代贤达由于种种原因（或不愿意离开乡邦本土，或多次参与科举考试落第，最后放弃科举晋身道路），一生为家乡效劳，做了许多不但对乡邦当代有益，而且对后世也产生深远影响的好事，造福桑梓。

例如温州第一批土著文化拓荒者、温州皇祐（1049—1054）三先生中年龄最长的瑞安林石（1004—1101），他在塘岙创办温州最早的塘岙书塾，授《春秋》之学。当时吾瑞如果有子弟在塘岙书塾跟林石先生学《春秋》，被认为是十分光荣、幸运的事（就好像现在有谁家子弟考上温州中学、瑞安中学一样）。这个书塾在林石辞世后，还延续百余年之久，对两宋时期吾瑞乃至温州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时王安石当权，推行《三经新义》，林石之学与之不同，屡辞荐官，终生布衣，却因此使温州学子得以承传古学，不为王氏之学所囿。

此外，南宋曹绛创办凤岗书塾，两宋百年间培养数十位进士，深播重教兴学风尚。这些乡贤，好比今天那些考上师范院校、毕业后回到乡镇中学教书的人——他们虽未跻身庙堂，却让乡里代代受益，流芳久远。

三

还有一类，介于两者之间。

他们既有跻身庙堂的机遇，为普惠全国作出过贡献，又多次遭遇权贵、奸党的公开打击或暗地里的迫害，多次被罢官、提举某洞宫（即

离开职位、保留官位），或被勒令致仕、或自己主动提前请求“乞骸骨”（退休）回到故乡，又多次被召回朝廷，最终又被罢官或年老致仕，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学问、著书立说，阐先辈及自己进步主张，创办教育。如南宋陈傅良、叶适，晚清孙衣言、孙锵鸣。

陈傅良（1137—1203）在世66年，36岁考中甲科进士，直到39岁才离乡到京师或福州、桂阳任地方官，55岁才调任庙堂，任吏部员外郎等职，两年后又愤而离职，在京城外待罪。数月后复职，暮年任泉州知州，因体弱不赴，当年冬卒于家。一生三起两落（罢官），居官不足十年，其余时间（除少年外），几乎都在家乡授徒、修水利、记录乡邦文献，开永嘉事功学派之先河。

永嘉学派学说之集大成者叶适，对学术主张学以致用，对军事坚持“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并在金兵大举入侵兵锋直指长江时，毅然带病渡江北上，在抗金第一线指挥宋军夜袭金营、破敌包围、收容难民、屯田建堡坞，力挽危局。他一生在世73年，亦三起两落，两度罢官，为官时间不到20年，大部分时间在温州水心等地著书立永嘉学派事功说。

晚清重振永嘉学派雄风的孙衣言、孙锵鸣兄弟俩，晚年均有15年左右时间，在乡里办书塾、建藏书楼并向乡里后生开放、整理乡邦文献，为后世文教事业留下业绩。

这类贤达，好比今天那些在外打拼半生、积累学识与资源后返乡创业或办学的游子——既普惠全国，亦不弃桑梓。

四

现在，让我们回到标题上来。如果孙诒让，乃至陈虬都中了进士，像许景衡、卓敬那样长年在外为官，那么心兰书社、利济中医学堂、学计馆、瑞安县普通学堂、玉海楼，以及温州、处州三百余所新式学堂，恐怕都要推迟数年甚至数十年。他们的著作或许仍能完成，但在家乡刻印、传抄、与亲友研讨学术的风气，便无法如此完整地扎根于此。当年瑞安的治学、文教、实业风气，在孙、陈等人推动下，层次之高可与省城、京城比肩，这对后人视野的开拓、率先跨出国门留学，起了极大的助推作用。

站在瑞安一地的立场，为国育精英，为乡树贤才，都是光荣的使命。而作为桑梓赤子，既应有听候国家挑选的大局观念，也不该忘报效乡邦的初心。如今交通、信息便捷，各镇、街道均有“知名人士联谊会”，可与在外乡贤及其后人加强联络，使他们“常回家看看”。归根之叶，必能化作“春泥”，更“护”家乡之“花”，使之开得更美。

那么，这样看来，孙诒让、陈虬当年有没有考中进士，其实已无关紧要了。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阅读是获取知识，提升自我的途径，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

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
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宣
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